

智库热点新闻追踪

2019 年

第 3 期

(4 月 1 日 - 4 月 30 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总第 048 期

编者按:随着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双方战略博弈持续引发学界和政策界的关注。有学者预测,未来中美在基建网络、标准及国际机构中将形成“各挑一头”的全球化竞争模式;中美战略竞争很可能成为美国下届政府的外交框架。因此,主张美国政府加快产业政策回归,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建议十分流行;在北约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主张反思美国对盟友承诺,采取更为审慎和有节制的安全政策的声浪也值得关注。欧洲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考察了欧洲在科技发展领域面临的巨大矛盾,爱沙尼亚在未来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等问题。此外,学者们对印尼大选中的政治规范及基于宗教信仰的身份政治在印尼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叙利亚战后局势及叙重建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推动苏丹国内改革进而维持稳定等热点议题进行了评析。本期文章对理解最新国际形势和主要国家的国内动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特予以摘译推荐。

对华及中外关系研究

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世界：全球化的竞争形式

2019.04.19

法国
国际关系研究所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尼可拉 (Francoise Nicolas)、中国研究部门负责人范文丽 (Alice Ekman) 等编写了关于“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竞争的报告。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化项目,与其说是“倡议”,不如说是“战略计划”。中国通过地理扩张、部门扩张和非物质扩张实现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的不断国际化;同时也通过减少对部分国外基建及标准的依赖,实现对国际流动(商品、数据、人口、金钱等)的更好管理。作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重塑全球治理、倡导新型全球化的载体;可以预期未来中美在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形成两极(two-poles)系统,二者同时存在却不相互融合,在基建网络、标准及国际机构中呈现“中美各挑一头”的全球化竞争模式;但美国的同盟与中国的友国之间的界限或会较冷战时期的两极阵营要模糊,并且是动态的。报告还预测,鉴于高成本、低回报等原因,中国政府即使不放弃该项目,也有可能放缓其行进速度。(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ekman_china_belt_road_world_2019.pdf

中国与南亚小国的合作影响分析

2019.04.10

美国
和平研究所

长期以来，南亚小国（smaller South Asian countries）与中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包括与中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不丹、军事联系最为密切的孟加拉国和经济联系最紧密的斯里兰卡。通过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深入的军事接触和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南亚小国可在互动中受益，中国的投资项目有助于增加这些国家外部贸易网络的连通性。

尽管中国向南亚小国出售武器早已是事实，印度在南亚的主导作用和印中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南亚小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仍然非常有限。但是，这些国家对于中国融资发展项目的依赖越来越深，它们越发意识到这些项目潜在的负面影响和意外后果。因此，这些国家将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持续相关，这些利益包括他们对中国发展项目融资的依赖，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国内政治和内部冲突的动因以及地区安全。（孙思洋 摘译）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9/04/chinas-engagement-smaller-south-asian-countries>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危险赌局

2019.04.29

卡内基
国际和平研究院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资风险很大。北京方面认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可以不断深化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同时避免陷入该地区的政治纠葛——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幼稚的，特别是当美国的盟国决定争取他们的利益时。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既是结构性的，也是战略性的。从结构上讲，中国需要该地区的自然资源，而中国也在寻求新的市场来消化其过剩的产能；从战略上讲，在美国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时，中国可与俄罗斯一道扩大在中东的影响。（1）中国可以敦促伊朗撤回其在叙利亚的代理人，从而降低对于以色列的威胁。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将危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2）中国可以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联合国支持的政治进程中进行合作，否则不提供关键的重建援助。（3）中国可以敦促释放仍被拘禁在伊朗的美籍华裔王夕越。（4）中国可以帮助支持联合国主导的地区稳定计划，例如帮助曾被ISIS控制的摩苏尔地区进行重建。（何宛玲 摘译）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4/29/china-s-risky-middle-east-bet-pub-79051>

卡内基
国际和平研究院



欧盟对中国态度日趋强硬

2019.04.08

欧洲对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治理以及相关的安全风险持越来越多的怀疑态度。这种谨慎与美国的担忧一拍即合，为更深入的跨大西洋外交协调打开了大门。(1) 欧盟对华态度趋紧：一份新的欧盟文件称，中国是“欧盟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对手，是促进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2) 欧盟与美国的对华政策趋近：美国政策界长期以来认为欧盟在中国问题上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但现在，欧盟已经开始对中国的全球崛起做出反应，开始实施巡逻南海、改革外资审查机制等措施。欧盟和美国都要求打开中国市场，并对国有化和市场扭曲等持批评态度。欧盟和美国均在与中国就制定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现在是欧美对中国联合实施跨大西洋战略的时候了。(何宛玲 摘译)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4/08/attention-washington-brussels-is-getting-tough-on-china-pub-78806>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新地缘政治学

2019.04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在2019年4月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布鲁金斯学会召集了七位学者讨论“一带一路”倡议(BRI)，评估这一倡议的未来发展及其战略影响。会议的主要讨论结果如下：BRI脱胎于中国最初的“走出去”战略，尽管这一战略初衷聚焦于经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更加关注安全方面。发展至今，这一倡议包含经济、政治及战略方面的议程，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展现。这一倡议在世界上广受关注的部分原因在于，国际金融机构不再将其重心放在硬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方面，而现实的可能性是BRI会走上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老路”，在未来遇到同样的问题，然后走向衰落。BRI不应被视为传统的经济援助项目，它是盈利性的投资，而且是中国增进其与世界连接性的机会。长久以来，日本为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援助的国家提供了另外可选的方案，其做法虽悄无声息，但确实发挥了主导作用。最近，日本已经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来提升其与BRI竞争的能力。中国在BRI的背景下，投资战略敏感港口，在吉布提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这已经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满。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调整战略应对BRI。(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belt-and-road-the-new-geopolitics-of-global-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

美国
史汀生中心

STIMSON

中国经济对台湾选举的间接影响

2019.04.12

在去年 11 月 24 日举行的台湾地方选举中，国民党击败了民进党。选举后的报道大多指出，相较于前几年，台海关系这一传统决定性议题在台湾选举中的作用有所下降。而民进党的败北主要源于蔡英文政府无力解决当前台湾工资停滞、失业增多的问题，未能成功推动劳工改革。在这些报道评论中，许多专家明显将中国问题与台湾岛内经济问题做出了区分。

但作者认为，他们未能考虑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经济有着持续和根本性的影响。虽然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经济政策的不满为国民党胜利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台湾经济的不景气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大陆政策的影响。民进党一贯有台独倾向，而蔡英文政府自 2016 年上台以来也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作为回应，北京冷却了同台湾的经济往来。由于台湾经济的脆弱性及其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台海经济关系的冷却进一步导致台湾经济发展减速。正是以这种方式，北京方面通过经济政策间接促成了去年民进党的失败。（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timson.org/content/china's-surreptitious-economic-influence-taiwan's-elections>

《与台湾关系法》40 周年：深化美台关系的关键时期

2019.04.08

台湾的独立和安全对华盛顿来说尤为重要。面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以及中国破坏南海稳定、削弱香港自治权的行为，台湾是展现美国支持伙伴国家决心和意志的重要机会。台湾作为一个繁荣的民主政体及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平衡地区权力方面至关重要。因为它位于美国两大盟友（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在危机状态下，它可以成为美国第一岛链内遏制中国军事的关键伙伴，并阻止中国将其影响范围投射到西太平洋。

基于上述理由，美国国会应该利用纪念《与台湾关系法》40 周年的机会，评估过去的功过得失，探索亟待改变的方面。首先，应尽快开启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减少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其次，国会应指挥特朗普政府来更新指导美台行政部门交往的方针，以确保美台各层级（包括国家安全部门和军队）的官员能够实现会面并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再次，五角大楼应邀请台湾军队参加军事演习，提高台湾军队在联合作战中的熟练程度，并确保美台军队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高效地联合运转。最后，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国会应确保美国的伙伴国和盟友认识到，促进与台湾的关系和合作是华盛顿评估年度对外援助预算时的优先考虑事项。（崔志楠 摘译）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the-taiwan-relations-act-at-40-its-time-to-deepen-ties/>

美国
企业研究所

AEI

一带一路：开始还是结束？

2019.04.26

美国
传统基金会



四月底，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不过围绕“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已经发生了转变。2017年5月论坛召开之际，只有印度公然反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但同年10月特朗普政府也公开表示了对“一带一路”的否定。此后，澳大利亚和欧洲多国领导人就“一带一路”透明性、问责制和财务可持续性的缺乏表示担忧，而这一负面声音很快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多个非洲国家开始重新审查、修改或取消对“一带一路”的加入进程。

但作者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坚定热情和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巨大吸引力共同决定了“一带一路”仍会不断推进。虽然印度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提出的合作项目不能与“一带一路”相抗衡，但它们的存在能推动北京在合作过程中提高标准、增加透明性、完善问责制，这将是推进地区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heritage.org/asia/commentary/the-end-belt-and-road-or-just-the-beginning>

美国及其对外关系研究

美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让非洲繁荣成为现实

2019.04.26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非洲市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增长的重要商业机会，但美国媒体长期把该地区与“绝望之洲”的表述挂钩，美国与非洲地区的来往几乎仅限于强调健康与食物安全的对外援助。从此意义上看，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远远落后于其大力与非洲开展经济交往的地缘政治对手（如中、俄），在变化的发展背景下，美国往昔的非洲倡议显得苍白无力。2018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繁荣非洲”（Prosper Africa）倡议，以期在为美国企业打开市场、增加美非之间的双向贸易、增加美国竞争力的同时，达到促进非洲青年就业、改善商业环境等目的。这是一个重设美国经济、政治和发展议程的尝试，“繁荣非洲”倡议将成为美非经济往来的全新途径。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关键的参与领域，明确目标，在近期落实行动，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economic-engagement-africa-making-prosper-africa-reality>

产业政策的回归

2019.04.22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CSIS |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关于中国的争论已经从“他们在干什么”转变成“我们要怎么做”。从美国到欧洲等国家地区，西方决策者在“诊断”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仍未在处方上找到共识。最常见的建议是西方国家应该组成联盟，就应对中国的挑战做出共同努力；欧洲国家似乎正要认同这一点了，但该战略存在三大阻碍。一是特朗普总统对任何联盟的建立都不感兴趣；二是欧盟虽然认同立场、表达关切和合作意愿，但在制定措施和方案时过于循规蹈矩，妄图诉诸于 WTO 争端解决框架；三是最近开始流行，和中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就是“有样学样”。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威廉·赖因施（William A. Reinsch）认为，在中美的比赛当中，特朗普试图阻止中国步伐的努力是徒劳的，“跑得更快”——实施产业政策、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才是美国更好的政策选择。（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dustrial-policy-returns>

特朗普 vs 安倍：贸易终战

2019.04.30

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日美贸易关系显示，特朗普“一边倒”的贸易谈判策略正是其谈判终将失败的原因。没有任何一国的领导人能像日本的安倍首相那样对特朗普采取怀柔政策，并容忍后者在贸易事务上自诩为胜方。例如，日本在美国加征钢铝关税后并未实施报复，追随美国驱逐华为，并在全球或区域贸易协定对自己更有利时仍同意与美国展开双边谈判。然而，随着美国退出 TPP 以及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美国农业在日本市场的份额正被其他国家所蚕食。4 月份安特峰会显示，特朗普拒绝提供任何贸易机会作为回报，将美国的贸易政策推入死胡同；即使是像日本这样温顺的伙伴也不同意进行合作。特朗普的贸易清单似乎成绩惨淡，但其支持者辩称，这场游戏尚未结束。安倍也许会做出让步，但贸易规则的定律更有可能胜出。美国谈判代表的口头禅是“没有协议总比糟糕的协议好”。（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fr.org/article/trump-versus-abe-trade-end-game>

美国部署 5G 的问题和前景

2019.04.30

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

美国在 5G 的部署方面有了新进展：禁止中国公司为美国商用无线系统提供设备；苹果与高通达成和解。但这不足以解决两个重大问题：（1）5G 无线网络的快速建设；（2）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除华为以外有力的替代产品。接下来几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及软件升级预计需要耗费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但美国大型无线服务供应商却承担着巨额债务，这势必会迟滞美国部署 5G 的进程，从而让享有补贴的华为迅速确立领先地位。鉴于此，可取的途径是改进现有 4G 系统，将主要的无线运营商限定在现有的硬件供应商（主要是诺基亚、爱立信），并高度重视高通，确保其研发投入。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值得注意：即虚拟网络——取消基于点对点式连接的硬件基站，依靠先进的计算机和云系统，直接将无线信号传输到互联网。该方案经济、有效，值得探索。（张一鸣 摘译）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999-problems-and-prospects-for-5-g-deployment-in-the-united-states>

是时候重新考虑美国对盟友的承诺

2019.04.04

美国
卡托研究所

2019 年 4 月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 4 月 4 日，北约迎来成立 70 周年纪念日；在 4 月 12 日，《与台湾关系法》（TRA）迎来 40 周年纪念日。文章认为美国应该趁此时机对两者进行反思，而不是继续盲目给予支持。当下最为重要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现实是，这两个军事承诺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已急剧上升。北约成立 70 年以来，欧盟已经成为全球强大的经济体，北约内欧盟国家的军事开支比俄罗斯的三倍还要多；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低迷，军事预算不足美国的 1/7。今天的俄罗斯只是一个传统的地区大国，而非革命性的全球扩张主义大国。北约向俄罗斯边境的扩张行为是导致东西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同时北约的扩张也增加了美国的风险，此举并不必要。此外，东亚的安全环境在过去 40 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同以往，实现国家统一的意愿也愈发强烈，加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持续的对台军事承诺可能会使美国的损失大幅增加。当年，华盛顿总统和美国的其他缔造者颇有预见性地反对结成永久盟友关系，主要是因为永久性的盟友关系意味着，即便在战略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盟友关系变得过时、风险收益比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永久盟友关系仍需维系。当下北约和《与台湾关系法》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审慎和有节制的政策。（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its-time-rethink-americas-foreign-alliance-commitments>

特朗普与亚洲：延续、变化与断裂

2019.04.18

韩国
峨山政策研究院

美国对于亚洲战略的新篇章在开启时显得有些笨拙。然而，美国开始强调战略竞争与其说是政府问题，不如说是结构性问题。中国在南海军事化、改革开放进程缓慢、争取美国的亚洲盟友、“中国制造 2025”等方面，均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对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思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警报不仅在白宫和国会拉响，甚至是最强烈主张与中国共治的人士（包括前财长保尔森）也承认中国的行动给自己带来了“铁幕”。无论特朗普是否能赢得连任，中美战略竞争很可能是下一届政府必须采取的概念性外交政策框架，除非习近平主席改变方向。华盛顿还将设法避免违背大部分美国选民和美国盟友的意愿。否则，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力可能将受到挑战。（何宛玲 摘译）

<http://www.theasanforum.org/trump-and-asia-continuity-change-and-disruption/>

若对朝外交失败，应重返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2019.4.23

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

相较于战争和绥靖，对朝鲜实施威慑和遏制政策更可取。原因如下：（1）历史上拥核国家之间很少直接大规模使用武力，理性国家不会冒着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而挑起战端；（2）过去对朝鲜的威慑和遏制起了重大作用；（3）避免矛盾激化的最佳途径是坚持威慑的基本原则：实力、可信性、沟通；（4）确保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稳定符合相关各国的利益。

当前，美国仍致力于与朝鲜达成和解。但如果最终朝鲜不愿意放弃任何核能力来换取解除制裁，那么我们决不允许一个虚假的和平继续存在，当然，也不能发动核战争。河内峰会后，金正恩向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美国必须在今年年底前采取正确的态度并提出可接受的方案。这警示我们必须做好重返威慑和制裁的准备，在威慑和制裁的框架内保持对朝接触、避免擦枪走火。（张一鸣 摘译）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983-a-realistic-foreign-policy-should-diplomacy-with-north-korea-fail>

美国能否扼杀激进的伊朗伊斯兰政权？

2019.04.26

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



40年来，伊朗一直是世界上对宗教自由侵犯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近些年伊朗强硬地输出革命，将势力扩张至大中东地区，伊朗反美、反以、迫害基督徒和其他教徒的行径愈加恶劣。美国密切关注伊朗的邪恶行径，严厉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从2019年5月开始，美国将停止对8国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伊朗当前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困境，国内物价飞涨，抗议不断，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也在抱怨伊朗大幅削减军事援助。在此背景下，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进一步提出：将伊朗的石油出口压缩到零，迫使其将石油日产量减少到50万桶以下，而这则会给伊朗经济造成致命一击。最后，作者提出特朗普的经济手段，而非残酷的军事手段，更能从战略上削弱伊朗政权。这可能会迫使伊朗停止宗教迫害，并终结其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张一鸣 摘译）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991-can-the-us-choke-iran-s-radical-islamist-regime>

美国实力仍将长期强于中国？

2019.04.17

美国
兰德公司



这是一篇针对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的新书《无可匹敌：为什么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的书评。贝克利在其书中指出美国不仅将拥有世界霸权，而且这种霸权将是持久性的。贝克利认为不应用简单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中国的综合国力，扣除国家总生产成本后的净资源（net resources）才是更准确的指标。此外，贝克利认为美国的地理位置、政治机制和人口特征都将长期优于中国。对此，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员阿里·温尼（Ali Wyne）对贝克利美国霸权持久性的论述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观念影响现实。虽然贝克利教授的论述有理有据，但世界各国人民不会像贝克利那样精确计算中国国力；相反，皮尤中心对25国的调查显示，世界上75%的人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仅有31%的人这样评价美国；中国是贸易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超过美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更加融入全球化。第二，正如贝克利所说，美国现行的多项政策可能动摇美国的霸权，如中东军事行动扩张、奉行“美国利益优先”的政策、持久性对抗中国、限制移民导致的软实力和经济利益的下降等。因此，温尼认为美国实力储备强大毋庸置疑，但关键在于美国能否谨慎运用实力。（吴昊昊 摘译）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retains-long-term-national-advantages-over-china-52992>

中国是个难题，但美国一定不要把中国当作敌人

2019.04.01

文章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首要挑战并不来自军事方面。因为，尽管中国加大了军事投入，但是美国在军事领域依旧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可能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在军事上赶上美国。事实上，中国对美国主要的军事挑战在于其决心阻止美国继续主导并控制其周边地区。不过中国还远未准备好主导东亚地区，遑论主导全世界。中国周边邻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和越南都曾与中国发生过战争，中国日益自信的行为业已刺激其邻国武装自身并组织起来对抗中国。

中国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正积蓄政治敌意，导致不少产业坏账。在成为世界霸主之前，中国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不过，即使未来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强大也并不必然威胁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应该关注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而非盯住军事方面不放。同等重要的是，美国不应该将中国视为敌人，否则可能导致中国变为真正的敌人。美国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确实向美国发起了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有很多工作可做，以避免中美关系恶化，而这无疑对中美两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关重要。（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china-problem-us-must-not-treat-beijing-enemy>

美国
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本质”研讨会观点

2019.04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组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召开了题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本质”的研讨会，研讨会的核心观点包括：（1）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包括以“和平源于实力”为宗旨的外交、安全政策和以“美国第一”为宗旨的贸易、移民政策；（2）“和平源于实力”信条表现为价值观的缺位、对国际秩序和盟国的漠视，经过政策调整后表现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但总体而言特朗普外交政策仍缺乏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使命感；（3）特朗普在选举期间仍处于共和党边缘，但选举胜利后获得了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4）保守派媒体、保守派智库和数量愈发庞大的共和党支持者对于特朗普的上台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5）特朗普派在共和党内部愈发壮大，“美国第一”原则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持续影响。（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2.jiia.or.jp/pdf/kouenkai/2019/190313eng-summary-US_Trump_s_foreign_policy_sympo190311.pdf

日本
国际问题研究所

Jiia 公益財団法人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欧洲研究

欧洲
政策研究中心

欧洲科技发展面临的巨大矛盾

2019.04.02

在科技巨头方面严重落后于中美使得欧洲愈发感到恐惧，落后的原因在于欧洲不擅长培育科技巨头。在过去的十年间，欧洲最值钱的公司只相当于 Facebook 市值的 10%、谷歌的 6%；欧洲的世界百强企业从 2007 年的 42 个减少到 2017 年的 28 个；世界百强独角兽企业欧洲只占了 5 个。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可能如下：严格的管制、缺乏风险投资、管理能力不足、大政府及对单一市场的排斥等。

欧洲的“科技巨头综合征”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欧洲人十分警惕科技巨头的巨大规模、且崇尚市场多元化；另一方面，却又想发展本土的科技巨头。作者认为，欧洲不应一味追求效仿那些非本土的模式，而应建立自己的发展模式，重点关注那些欧洲更擅长的经济领域（如 B2B 工业平台），并保证发展模式的透明性、连贯性，以实现欧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一鸣 摘译）

<https://www.ceps.eu/publications/europe%E2%80%99s-big-tech-contradiction>

先锋与引领：爱沙尼亚的欧洲雄心

2019.04.15

2017 年，爱沙尼亚提前获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爱沙尼亚获得的成功提高了该国人民对本国能力的期望，他们相信爱沙尼亚可以在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爱沙尼亚企业将会助力欧洲数字社会的建立，增强政府组织和公民的联系，改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然而，爱沙尼亚的“雄心”并不容易实现。从目前来看，即使欧洲政策专家认为爱沙尼亚是负责任的、忠诚的欧盟成员，但是，除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瑞典和芬兰等近邻以外，绝大多数其他的欧盟成员国尚未将其视为潜在的联盟伙伴。与此同时，在目前安全环境并不稳定的情况下，爱沙尼亚需要与欧盟成员国尽可能多地建立盟友关系，以保证其在必要时，能够打击俄罗斯恢复全球势力、胁迫邻国就范的侵略野心。

欧盟政策中对爱沙尼亚造成最直接影响的是移民政策、经济发展以及打击恐怖主义，这些话题将会在 5 月的欧盟选举中成为讨论的核心。（孙思洋 摘译）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pioneer_and_far_estonias_european_ambitions

欧洲
对外关系委员会

成败取决于英国政府：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的政治经验

2019.04

德国
国际与安全事务
研究所

SWP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2016 年 6 月脱欧公投通过后，英国开始了艰难的脱欧进程。公投的“脱欧”结果不仅让英国政府陷入生存危机，也迫使欧盟召开了一系列紧急峰会。本文回顾了欧盟成立以来的相关公投，指出在欧洲多层次体系中，公投仍是国家层面的行为，而非超国家行为体——欧盟的行为。但在公投结果与政府、欧盟政策相悖时，政府仍可能通过沟通人民和议会其他党派灵活处理。90 年代丹麦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公投和 21 世纪初爱尔兰对《尼斯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的公投就是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对话协商、灵活平衡了公投结果和欧盟政策的例子。

当前伦敦政府并未成功将公投结果转化为脱欧谈判中的有力立场。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当汲取英国政府对脱欧公投处理的经验教训，意识到在欧洲多层次体系中，全民公投绝非政策决策的结束，英国脱欧的成败取决于政府对公投结果的解释和后续处理。（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political-lessons-learnt-from-the-2016-brexit-referendum/>

东南亚与南亚研究

印尼总统大选：选举依旧，民主可疑

2019.04.10

澳大利亚洛伊
国际政策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苏哈托在印尼的威权统治倒台 20 年后，自由、公正、和平的政治选举在印尼已经成为了政治规范。虽然选举程序已经稳固，但印尼的民主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缺陷。现任总统佐科的上台得益于选举制度，然而，他的领导却很难称得上有效维护了民主制度。他过多地向腐败的政客和缺乏宽容的宗教领袖屈服，同时被不认可民主的前任将军们所围绕。其在任期间，印尼的人权、法治以及对少数族裔的保护都有所削弱。基于宗教信仰的身份政治似乎也在印尼现体制内成型。因此，印尼民主的未来取决于下一代领导人将如何利用强有力的选举胜利去战胜那些阻碍民主改革的人。（吴昊昱 摘译）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olitics-indonesia-resilient-elections-defective-democracy>

国际
预防危机组织

斯里兰卡复活节爆炸

2019.04.23

斯里兰卡复活节发生爆炸，超过 300 人丧生，500 多人受伤，这也是斯里兰卡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斯里兰卡各个种族和宗教派别之间有着长期复杂的冲突，僧伽罗人、佛教徒和印度教泰米尔人之间的政治冲突导致了长达 30 年的内战。近年来，虽然穆斯林社区之间爆发过冲突，但穆斯林社区却未曾对其他宗教派别发起过袭击。此次复活节袭击应该是跨国吉哈德圣战分子所主导，因为少数斯里兰卡穆斯林前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的战斗，且伊斯兰国在网上宣布此次袭击受到其“祝福”。因此，这次爆炸事件并非来自于斯里兰卡的社会内部张力，但可能对其国内政治局势造成很大的影响：激化基督徒社区对穆斯林社区的仇恨，增强僧伽罗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影响力。为此，穆斯林领导人应该发声强烈谴责社区内的仇恨情绪；同时，斯里兰卡应该避免将全体穆斯林社区妖魔化，因为社区间冲突正是伊斯兰国所希望看到的。斯里兰卡各个种族和宗教社区应该保护穆斯林社区，避免陷入报复的恶性循环。（吴昊昱 摘译）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asia/sri-lanka/sri-lanka-easter-bombings-peaceful-coexistence-under-attack>

中东北非研究

叙利亚内战即将结束

2019.04.08

三月末，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后一块领土被收回。目前叙利亚面前的最大挑战是结束内战，使数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返回家园并重建叙利亚。叙利亚内战造成了 50 万人死亡，近半数人流离失所。据世界银行估计，2011 年至 2016 年间的内战使叙利亚损失 2 千多亿美元。叙利亚政府称重建叙利亚将需要 4 千亿美元。尽管叙利亚和俄罗斯已表明希望美国和欧盟参与重建，但是美国、德国和法国并未表示同意。缺乏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国际多边组织也很难参与重建。尽管中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重建资金提供者，但中国对战争地区的投资极其谨慎，且多以基建工程贷款的形式提供。海湾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参与度也将非常有限。因此，重建叙利亚将主要依靠叙利亚自身的努力。目前，阿萨德政权下的叙利亚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建设持久和平的希望渺茫，叙利亚有可能继续面临冲突和恐怖袭击。

（吴昊昱 摘译）

<https://www.rand.org/blog/2019/04/the-syrian-civil-war-is-coming-to-an-end.html>

美国
兰德公司

变化中的美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启示

2019.04.17

以色列
国家安全研究所

INSS

美国政治和社会正在发生的两极化对以色列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长期来源于两党共识；目前，美国对以支持主要来自共和党，但随着反犹太主义的上升，支持以色列越来越受争议。这种变化对以色列将产生重要影响：（1）以色列完全站在特朗普政府一边，这不利于以色列发展同民主党的关系；（2）由于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的不同，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犹太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上述两点将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首先，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空前的紧密关系意味着以色列争取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难度加大；其次，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人逐渐增大的分歧将影响到美国犹太人内部的团结及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政策制定者们应该尽全力保住美以关系的紧密性和美以犹太人的团结。为此，以色列应避免干涉美国内政和“选边站”；与民主党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加强与美国年轻、自由、进步人士和重要少数族群（如西班牙裔、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合作；强化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犹太人社区之间的关系；制定政策时考虑对美以关系和美以犹太人团结的影响。（吴昊晔 摘译）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changing-united-states-implications-israel/>

亲政府民兵组织与战后叙利亚局势

2019.04.01

荷兰
国际关系研究所 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叙利亚内战期间，亲政府民兵在军事攻势和地方安全执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阿萨德政权的生存，塑造了战争的进程。如今，该政权及其同盟正试图通过“反恐战争”解决剩余的反叛势力。与此同时，伊朗和俄罗斯的政策变动将给亲政府民兵在叙利亚未来政治秩序中的作用带来挑战。该报告明确了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政权在亲政府民兵方面的最重要利益，通过六种可能的情景探讨三方对未来局势的看法，每种潜在情景皆会对叙利亚的国家及人民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这六个情景分别是：（1）全面解散民兵，遣返外国战士；（2）支持民兵和叙利亚武装部队进行充分融合；（3）将民兵纳入新创建的情报和安全服务中；（4）民兵退伍、复员、重返社会并参加就业；（5）民兵获得准军事部队的合法地位；（6）民兵不受影响。（孙思洋 摘译）

https://www.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4/CRU_PB_Militias_25March19_final.pdf

苏丹动乱：国内的复杂局势和国外的两极分化

2019.04.17

经过近四个月的抗议活动，苏丹当局最终回应抗议者的要求罢免时任总统巴希尔。苏丹正处内外交困之际，改革进程将受到来自国内政治局势和阿拉伯地区其他政权的威胁。此外，因苏丹矿产问题，莫斯科可能成为苏丹局势中的一方，加剧局势的复杂性。

本研究认为，如何推动改革进程、维持苏丹的稳定、恢复民众生活秩序和民主实践，仍然取决于在街头示威的年轻人的意志坚定性，以及他们迫使军队孤立总统巴希尔的能力。如果示威人群持续聚集，并以同样的力量威胁当局，改革将需要避开所有企图破坏它的内外因素。改革的推进还取决于政治力量和民主过渡方案，包括军队在过渡阶段能够承受的影响。军队的作用不能完全消失，但是，军队的角色将通过公众压力受到最大程度限制，从而效力于多元民主的政府体制。（孙思洋 摘译）

<https://www.dohainstitute.org/en/PoliticalStudies/Pages/Sudan-Uprising-Internal-Complications-and-External-Polarization.aspx>

阿拉伯
政策研究中心



重新审视“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地区主义

2019.04

作者认为在中东地区，区域一体化正在以牺牲地区主义为代价而不断扩张。但是，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升高似乎并不能促进更好的区域合作，而是会加剧冲突和紧张的局势。“阿拉伯之春”密切了该地区的相互联系，但内战给整个地区带来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传统的国家地区主义、阿拉伯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一直表现不佳。不同的地区参与者对区域秩序有不同的看法。伊斯兰国正在寻求一个废除所有民族国家边界的哈里发，而边疆地区正通过要求自决而变得近乎独立。伊朗和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开始更多地参与阿拉伯事务，这一点从他们对叙利亚内战的干预中可以明显看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派分歧、逊尼派内部的分裂都扭曲了伊斯兰主义的团结。由于相关国家对叙利亚等问题的关注度上升，巴勒斯坦等传统问题被排除在外。美俄的大国间竞争导致了区域的两极分化。在未来，多维度的新型地区主义可能会出现。在这种背景下，中东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一体化的地区。（何宛玲 摘译）

<http://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updates/LSE-IDEAS-Regionalism-Middle-East.pdf>

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
外交与国际战略
研究中心



全球安全研究

为真正打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将“退伍人员”称作“人民”

2019.04.12

美国
和平研究所

从科索沃到印度尼西亚再到突尼斯，超过 100 多个国家正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如何处置那些曾参加“伊斯兰国”的国民在归国后的安置问题。一般来说，这些人需要直接地重新融入到社会团体之中，因此，最现实的方式就是要求他们进行“复原（rehabilitation）”。不少政府致力于解决该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根据专家所言，极端组织成员的复原过程需要辅之以战略性语言，但目前并未采用适当的语言描述这些已经逃离暴力极端组织的人。

本研究指出，这些伊斯兰国的“退伍人员”处于社会边缘，一旦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受到威胁，极易受到激化、引发暴力行为。因此，“复原”的过程本身是一个“再人性化”的过程，必须要处理好“退伍人员”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避免标签化意识，国家政策、市政机构、社会团体、教堂、学校以及“退伍人员”本身需要在多个层面展开合作，提高社会包容度和“退伍人员”的适应性，增强国民的谅解意识。（孙思洋 摘译）

<https://www.usip.org/index.php/publications/2019/04/truly-defeat-isis-describe-its-returnees-people>

✧ 本刊所述观点仅属于原作者本人，不代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立场。

✧ 如需转载，请提前联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并标明出处。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
网址：<http://www.iiss.pku.edu.cn>
邮箱：IISS@pku.edu.cn

编辑：赵建伟 审核：雷少华
电话：+86-10-62756376
传真：+86-10-62753063